

關於香港的詩

(一)

要洋客



鴉片戰爭發生在清代，香港就是由此易手的，清政府也由此更加腐敗無能，大失民心，當時的詩人們也在「官爲心壓」的方

式下，發表若干感

想，現在搜集一點，寫在下面：
丘孫甲有香港舊感五律兩首。第一首是：海色不可極，西風吹鬢絲，中朝正全盛，此地已居夷，異服魚龍雜，高車燕雀危，平生險沉感，獨自發哀吟。第二首是：玫瑰紛流劫，芙蓉此竭妖，致靈無海若，得志有天關。

李商隱開元詩，馮諼歌小朝，秋風散涼意，熱血苦難消。又有九龍書感一首，傳說：當年春峯翠倚欄間，一角頭風夕照殷，忽憶去年春色裏，九龍還是漢家山，又爲潘閣史開香港填詞圖，第一道：南宋國喪詞自盛，各拋心力門濟新，零丁洋畔行吟地，又見江山坐付人。第二首道：此是本朝初割地，年來真憤已相忘，軍吟整頓乾坤句，離更雄心似鄂王。

黃公度詩極有名，他有到香港一絕道：水是興時日夏時，衣冠又是漢官儀，登樓四望眞吾土，不見寶龍上大旗。又有香港感懷兩首，第一首道：彈指間衰現，飛來何處峯，爲誰刈蕪，遍地出芙蓉，方丈三神地，諸侯百里封，居然成市鎮，高臺聳狼烽。第二首道：豈欲珠崖繫，其如城市盟，帆檣通萬國，曉曉遍三城，虎穴人雄據，鴻溝界未明，傳聞哀痛詔，猶灑淚縱橫。廿九、二六

關於香港的詩

(11)

客洋衆



清代遺老陳伯陶，屋住九龍城，在他的瓜廬詩牋里，有一「登九龍城放歌」七古一首，詩云：鯉魚風緊人泣，鯉魚門開巨鯨入，飛雲蓋海駕

潯，直拍九龍城下濕，九龍之山高插天，九龍城與山鈎連，龍頭龍從（兩字俱山頭）列戰格，下瞰澄碧環深淵，清時置戍防海賊，海賊未平夷患亟，已惡成卒化蟲沙，復見蔣臣乘鷄肋，石城何盤盤，將眺慘我魂，千山鱗甲忽破碎，支黃血戰鮮龍奔，迢迢南望銜盧由（二字俱舟旁），左走東嶺右西竺，回看直北是神州，墮地弓髯萬人哭，城邊野老長苦飢，我亦寓公歌式微，內蛇外蛇門未已，傾流滄海吾安歸，吁嗟乎傾流滄海吾安歸。

文士潘闢史，曾做過華字日報主筆，自己又辦過報，他的香海集裏有這樣的七律一首：瓊樓乾坤幾戰刃（舟旁），黃龍紛紜醉同袍，江山信美原吾土，文酒閒懷屬我曹，在眼隨流他日定，填胸塊磊此時高，鴟夷不出騷莩老，何處乘風策巨鯨。

宋合秋唱集里，有咏選樓的一暮春游九龍城廢署有感一五絕四首；一，幾日獨游訪二，龍城認故鄉，管絃鳴盛地，顧曲有周郎。龍城認故鄉，管絃鳴盛地，顧曲有周郎。二，將軍罷下土，樽酒喜言情，不道紅羊劫來，河山一戰移。三，鯉門春綠繁，胡馬竟南來，春色漢宮盡，發花臉殘開。四，城郭幾如故，人民已半非，傷心令丁鶴，訪舊幾歡。

廿九、六、七